

HAMASEN

第一章

濱線鐵路、大院（上）、第一船渠與木麻黃林

公用便所・鶯聲貼・依賴幸運信聯繫・大姊的衫裙・姨婆・坐裁縫車看風景

清晨天剛亮，阿玉機警地醒了，換好衣服躡腳躡影地爬下床，想了一會兒，把本來放回枕頭旁的菊瓣紋小黃帽又戴好，然後輕手地打開門，走到門外的露天灶腳。她想，大姊應該去了第一船渠撿柴了。

年輕人定定神盯著大院的門，規規矩矩地立正站好，敲了敲門。等了一會，他又敲了一次，猛力點捶，總算聽見有人走來。門開了個小縫，「有什麼事嗎？」童乩露了一道臉說。

「呃…您好。」他欠了個身，緩慢地操著大陸腔調說，「請問，你們這裡需要人洗便所嗎？」

那年，馬公婆自澎湖離家隨日本人的汽船前來，她上了打狗碼頭，在火車頭和港口流浪了幾天，一位東京事務所派來的會社員領她回來這裡打掃煮飯、幫他穿鞋子襪子、清理壁龕與爐坑，給她一個門廊邊榻榻米大的角落睡覺。並且閱讀大量的幸運信，以慰藉她的晚年。

阿玉坐在姨婆的裁縫車上飛馳著，整個 HAMASEN 籠罩在一襲如蟻群躡行的緘默之中，幾乎像是誰要一開口說話，便會被突然出現的某人割裂喉嚨般地嘎然靜止。

第二章

大院（中）、四枝垂與大新百貨

墨綠色炸彈・殺死懷孕的貓・王麗珍從電梯頂摔下來・匪諜・銅罐仔人

姨婆打開門一看，大院的中央落著強烈的陽光，原本遮蓋住整個大院的天棚破了一個大洞，一顆墨綠色炸彈就掉在院埕的中央。炸彈沒有爆炸，只是將院埕水泥和紅土混作的地面撞出了一個一呎半的凹洞，什麼也沒傷害到。

「王麗珍從大新百貨的電梯頂跌下來了！」

阿玉一聽到阿母和芳枝阿母在門口細聲地說這句話時，差點沒從門內連走帶飛，連滾帶爬地摔到門外。「聽說摔得流血流湯咧。」「不只噢，聽說摔得手折腳斷

噢。」「代誌有這嚴重喔？」「對啊，那個真正有這厲害噢？」

有一天，一位老師聽說這裡在賣茶葉，所以就來買買看。結果白大哥把鋁箱一打開拿茶葉，鋁箱裡面是鉛片喔。原來茶箱裡面是一台發報機，用鉛片包起來，才不會被偵測到。

但也不知道是阿爸阿母第幾次死命地打阿玉了，但她就說是銅罐仔人把弟仔給收走了，「因為我有聽到有人在喊『收銅、收鐵、收嬰仔』啊…」弟仔就躺在板車的下頭，嘴裡塞著阿爸買給她的新襪子和沒有輪胎的豐田牌腳踏車、鼎仔蓋、車鍊仔、鐵網仔、五金傢私頭和馬達活塞都堆在一起了。

第三章

高雄驛旁畸零地、代天宮、岸壁與鼓山國校後

地雷陣囚禁・瘋千金的相簿・烏魚船入港・大雨毀壞的街・沿岸賺食查某

「小心點！不要靠太近！」組長向她大叫，「有地雷！」

淑如隱約聽到這句不明所以的話，腳步卻無法自主地繼續前進，眼睛則穿透了兩扇門板中間的縫隙，那間她曾經急切地想要逃離的家屋，依稀可見掩藏在一片亂草灌木裡。

瘋千金將下巴撐在左手的掌心裡，右手掌環著左腕，一對被水綠色旗袍緊緊包覆的豐滿乳房便擱在桌上。隔著一方桌角，她向阿玉傾身微笑，「我以前抱過妳喔，不過那時妳太小了，大概不記得了。」她將碗筷暫且推到另一方桌角囚禁住，站起來轉身打開靠牆的通櫥，拿出一本相簿。

俗語說：『鹽埕埔，看查某。』這個在烏魚船入港之際，大雨如注中吊死的查某可是鹽埕埔『遊廓』大名鼎鼎的紅牌耶。一、二十年前，HAMASEN 沿著高雄港碼頭邊濱海一、二街的小房間都被查某間仔包下來，分租給這些外地來的查某…只要這哀傷沒有耗盡，她就無法獲得解脫。唯一的機會，就是要在那個時候，把哀傷耗盡才對。不耗盡的話，就永遠也沒機會了。

第四章

哨船頭、旗後、千光寺與大院（下）

航線廢止日・糖的走私・苔膏人・埋殺囡仔的海埔新生地・五形脫・日月蛤

查某迷上了像是引水人的愛情。去引領一個查埔人入港，對她來說不是追求長久的婚姻與愛情，純粹是一種快速專注的挑戰，她與查埔人的關係，不再是個別指揮自己船舶的船長，而是一個引水一個被引水。

「這麼說，我好像有聽人家傳說過，哨船頭有出一個瘋查某殺了兩個囡仔，填到海埔新生地裡去了。有吧，師仔？」「那個瘋查某還住在千光寺咧，都躲在廚房或是骨灰房裡面，用頭巾包頭包得緊緊的…」

阿玉本來有一點點想，假如糖可以賣掉的話，說不定阿爸一高興會給她幾角，那就好了。但是不用了，只要糖趕快搬走就好了，她什麼也不要，只要警察來的時候，厝裡面跟以前一樣，什麼東西都沒有就好，既沒有糖也沒有裁縫車，什麼都沒有沒關係。

終於到了哨船頭航線廢止日了，阿玉聽見童乩走回來時嘆了口氣說，「唉…沒法度了，五形已脫。」

「那個瘋姨婆還是會死啦…以後就輕鬆了。」然後她們就哼起歌來，一邊打拍子，但是曲調亂七八糟的，從收音機聽來的，也不知道歌詞是什麼意思。對未來，更沒有任何想像。